

救恩史的破曉——信德之母瑪利亞



劉賽眉

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五日聖母領報瞻禮日，隆重頒佈了「贖世者之母」通諭，作為「聖母年」的序幕。通諭的「導言」，重申聖母為「曉明之星」（STELLA MATUTINA）。聖母的出現，並非偶然的事，在天主的救贖計劃中，這顆曉明之星，突破人類罪惡所形成的黑暗，帶來了黎明的曙輝，預備那「正義太陽」——耶穌基督的降臨，祂不僅照耀在漫長黑夜中摸索的人類，祂更使每一顆因罪惡之侵蝕而變得冷漠的鐵石之心，轉化為勇於在創傷及痛苦中給予溫暖的血肉心腸。在通諭的第三部份，當論到「聖母年的意義」時，教宗明顯提到需要發揚一個「聖母的神修」（MARIAN SPIRITUALITY）。這個神修尤其突出聖母的信德生活。其實，通諭所指的「聖母神修」，並不新穎，在教會的歷史中，曾有不少教父及聖人致力於

發揚此一神修，著名的有聖伯爾納多、聖鮑思高……等。通諭特別指出真福聖人葛利農·蒙福的「聖母靈修」——「藉瑪利亞之手而全獻於基督」。聖蒙福的名著「孝愛真諦」，曾一度成為基督徒靈修生活的滋養，他所主張的「藉聖母而奉獻給基督」，被視為歷久彌新的「瑪利亞神修」。

這篇短文無意贅述聖母靈修生活的每一面，而只集中討論聖母的「信德生活」，而這「信德生活」正是聖母神修生活的精髓。本文希望從救恩史的角度來剖析聖母的信仰生活，全文囊括下列數點：(1)這事怎可成就？(2)一切默存於心；(3)言與信；(4)克勝痛苦與死亡的信仰。

①這事怎可成就？

縱然有不少聖經學者曾質疑瑪竇及路加福音中有關「聖母領報」，或整個「耶穌童

年史」記載的真實性，但沒有學者會反對耶穌是誕生於這位猶太女子瑪利亞。誰若僅以一雙「科學的」眼睛去窺察瑪利亞，他所得出的結論，永遠不會超出這樣的事實：她是一位妙齡的猶太女子，由父親之命，媒妁之言，下嫁了一位義人若瑟，他們產下一子，名為耶穌。

聖經字裏行間的意義以及瑪利亞的内心世界，只有懷着信心的人，方可登堂入奧，才能明瞭瑪利亞心底的奧秘。猶記得已故著名神學家卡·拉納（KARL RAHNER）在他的著作「靜默中的邂逅」（THE ENCOUNTER OF SILENCE）一書中說，每個人的内心都是一個「至聖所」，只有天主這位大司祭才能完全地進入。唯有藉着信德才能明瞭信德，在「信德的」眼睛前面，瑪利亞内心世界的美好，才會逐漸展露，因為，以信仰的目光去了解聖母，就是偕同大司祭天主一起，在祂的燭照下，步入瑪利亞的「至聖所」。

聖史路加在處理耶穌誕生的資料時，顯然與瑪竇不同。路加故意把若翰誕生的故事與耶穌誕生的故事互相對照，一方面既說明了若翰與耶穌的身份和使命不同，另一方面亦暗示出匝加利亞與瑪利亞面對天主的奧秘，各有不同的反應，從而指出，瑪利亞的信德，為人類打開了救恩史的第一頁。

姑勿論路加福音中天使對聖母所說的話其歷史性如何，畢竟，這些含有特殊意義的祝候詞（路一：28—33），正表達了初期教會的信仰：「萬福！充滿恩寵者」，「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因為你帶來了天主的兒子」。從基督學的角度來看，為探討耶穌是天主之子，天使的話並非不重要。但若從聖母學的觀點出發，瑪利亞對天使的話的

反應，便成為了我們注意的焦點。路加告訴我們，當瑪利亞面對天主透過天使的口所傳給她的召喚：以童貞之身成為聖子之母時，瑪利亞的反應完全表達在兩句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說話上：「這事怎能成就？」「照你（天主）的話成就於我吧！」

倘若我們把第一句話：「這事怎能成就？」從它的上下文中取出，孤立來看，我們一定無法看到聖母整個内心世界的真相。倘若信德並非是一份「廉價恩寵」，則這兩句話共同反映出天使的降臨掀起了聖母內心的一場戰鬥。「這事怎能成就？」剛好是反映出瑪利亞面對天主深不可測的奧秘所感到的迷惘與黑暗。從理性方面而言，天主是要求瑪利亞做一件與事實相違的不可能之事，一位童貞女怎可以同時成為真真實實地賦予一個孩子血肉之軀的母親？貞女與母親兩者本身就是矛盾對立的事，既為貞女又豈可成為母親？面對着這個似乎沒有出路的矛盾，瑪利亞突然被拋入了一個黑暗的深淵。她的回答：「這事怎能成就？」暗示出天主降生的工程，完全超出人的想像及理解，面對這樣偉大而深奧的工程，瑪利亞最後從黑暗的深淵中，發出了最謙遜的祈禱：「主！願你的話成就於我吧！」這是信德的祈禱，瑪利亞不明白，但她全心接納，相信天主的話的能力。因此，縱然瑪利亞的信德並未直接創造奇蹟，至少，她的信德使到天主的奇蹟有可能在她身上完成。

信德或信心是一種很奇妙的能力，它不僅打開信者和被信者的心，並使到雙方有能力去完成許多偉蹟。從人很深的經驗中，我們也會領略到，當人被信任的時候，他身上許多潛能和力量都會傾溢而出，但當人不被信任時，他身上的能力好像受到了約制，無法盡情發揮。如果信是愛的基礎，則不奠基

在信心上的愛，最後亦註定隨着信心的隱歿而喪亡。倘若信是打開愛的溝通的鑰匙，則瑪利亞的信德祈禱，已經開啟了天主對人類愛的計劃的第一扇門。在此，我們會更深地體會到若望福音中，信與不信的神學意義——信就是生命，不信引向喪亡。

天使的話對於瑪利亞有如投石於湖，湖心震動，引起難以平服的蕩漾及複雜的漣漪。瑪利亞最後以信心撫平了一切，並在她的心湖上洞開了一個新的境界——天主的話進入了她的心身，改變了她整個的存在。然而，這個新的境界，並非是不勞而獲的成果，而是瑪利亞在實踐信心時所帶來的「賞報」。

②一切默存於心

信之所以為德，是因為它除了是天主的恩賜以外，它還是人的努力。在十二齡講道的故事中，我們再一次看到聖母在信德生活上的表現。信德雖然是光，但這光却是置於世界的「斗底」下。聖保祿宗徒說，在現世我們有如是隔着鏡子觀看，永遠是模糊不清。的確，世界上所有物質的標記，都含有正反兩面的意義，例如：人的肉身；積極而言，它是表達「我」的標記，但消極而言，這肉身亦是掩蓋着「我」的東西。人與人是透過這肉身及一切與這肉身有關的標記來交往及溝通，譬如：通過言語、行動、姿態、表情、甚至是物件等。這一切都是表達我的標記，但由於所表達的內容常受到表達的方式所制限，故此，這一切標記亦同時限制着我、甚至是掩蓋着我。人與人就藉着這些猶如「鏡子」的標記來交往，而「鏡子」一方面反射出我，但另一方面鏡子所反射出來的畢竟只是「影子」而已，為此，「隔着鏡子觀看」的來往要求人以信相交。



聖母與這位十二歲小孩耶穌的交往，使聖母進入了另一個信心的考驗之中。要透過這個平凡而又脆弱的孩童軀體來認識天主的智慧，是何等困難的事。一方面天主子的智慧必須透過這孩童的行動來啓示，但另一方面這物質的身體和行動又掩蓋着這位無窮智慧的天主。難怪聖史路加說，瑪利亞與若瑟「不明白」（路二：50）。瑪利亞如何克服這個「不明白」的困難？她並不勉強敲問她的兒子，路加告訴我們：「他的母親把一切默存在心」（路二：51）。聖母相信她的兒子，把他的話珍藏在心，反覆思量。曾一度由她的軀體中誕生的聖言，永遠孕育在她的心中。

③言與信

「說話」與「信心」好像是從來就結下不解之緣。在人的交往經驗中，好像我們相信別人的話比相信別人的行動較為容易。「話」雖然不是最完整的表達符號，但若沒有它，人行動的意義更為模糊，因為，行動常常需要言語來註解。在耶穌的一生中，祂做了許多事，祂治病、與法利塞人辯論……等

。如果耶穌不用祂的言語或宣講來註釋祂自己的行動，相信沒有人能夠明白祂所做一切行動的底蘊。可是，最困難的是天主的話却在人的話中來表達。也許，更困難的事是天主的許諾是在人的許諾中來通傳。耶穌在他三年的傳教生活中，不斷許諾「天國」的臨現。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這天國是一個全新的國度，它的臨現使到盲者得見、饑者得食、被奴役者得自由，人類享受着平等與互愛（見路四：18—19）。但這樣一個完美的許諾是出自一個木匠兒子的口，難怪周遭的聽衆皆驚奇地問：「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路四：22）。

人的許諾相當脆弱，由於人的限度，很難常常達到既許必踐。而且，正如哲學家海德格說，人類是「善忘的動物」，不僅容易忘記自己的諾言，而且往往忘記自己存在的最終目標。要穿過人類脆弱的言語後面去接納天主的許諾，就需要有很大的信德；換言之，這要求人相信在人的言語中所表達出來的天主的許諾，既許必踐。

一生伴隨着耶穌的瑪利亞，以堅定不移的信心，相信她兒子的一切言行；瑪利亞穿破了人的言語的黑暗，全心接納天主的話，所以，她是有福的，因為她「聽了天主的話，而又實行」（見路十一：28）。

④克勝痛苦與死亡的信仰

聖母信德生活的高峰表達在若望福音的一句話上：「在耶穌的十字架下，站着他的母親」（若十九：25）。若望福音用了「站着」兩個字，不無他特殊的用意。「站着」正與「跌倒」成對比。在痛苦和創傷之中，不少人的信德都受到了極嚴重的考驗。耶穌最親近的宗徒也未能跨越這樣的考驗，伯

多祿也背叛了主，忘記了自己的親口許諾，他最後也跌倒了。聖母在痛苦和創傷中的屹立不倒，說明了信德賦予人另一種更偉大的能力，就是受苦和接受創傷的能力。在受苦和接受創傷的能力上，我們看到聖母的心十分接近耶穌的心。耶穌的心被長矛所刺透而洞開，流出了血和水，而教會就是在這血和水中誕生。

痛苦和創傷最容易使人的心關閉。深刻的創傷不僅削弱人愛的能力，而且往往使人心封閉而變得僵冷。人心的封閉和僵冷無異於死亡。對脆弱和有限的人性而言，痛苦和創傷是導致人心趨向僵冷和死亡的最大因素，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能力受傷。可是，聖母却不一樣，痛苦的長矛，刺透了她聖子的心同時也戳傷了她的心，但她的心並沒有封閉，反而更為洞開，把傷害她聖心的人類納入了她深深疼痛的傷痕之中，以她的血和淚溫暖着刺傷了她聖心的人類。

能夠在創傷和痛苦中仍然洞開心房去接納、施予、給予溫暖和成就別人，是信德賦予人的另一股能力，這股能力非來自我們的本性，而是來自天主的恩賜。這股「受傷的能力」使我們不僅不會在創傷中死亡，反而賦給我們超越自我的力量。「聖母站立在十字架下」對有罪的人類啓示了一端永恒的真理：愛勝過死亡。如果人生免不了創傷與痛苦，那麼，在創傷和痛苦面前，我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自我關閉，不再付出；或者是勇敢地開放和接納，繼續施予。前者導向自我窒息和死亡，後者則走向另一種新生。聖母之所以稱為「痛苦之母」，並非因為她受苦特別多，而是因為她選擇了後者——永遠在她痛楚的傷痕中接納和給予，化冰冷為溫暖。